

空中樂聲讚佛偈（乙）

——《寶雲經》（*Ratnamegha*）淺談之三

/高明道

除一切蓋障菩薩偕合同蓮華世界其他覺有情供養娑婆世界釋迦世尊時，並未現身，只是虛空傳下樂聲宣說讚佛偈。其中第二首¹，前半陳述悉達多太子一生中第二件牽涉到園林、樹木的重大事件，所以形式上跟第一頌呼應的地方首先是具體指出的地點。藏譯所謂“byang chub shing dbang² drung”（菩提樹王下），漢譯本作「於道樹下」（《大乘寶雲經》）、「坐於道樹下」（《寶雲經》）與「坐勝道樹」（《除蓋障菩薩所問經》），統一用「道」來逐譯「菩提」。這是一個比較古老的譯法，在此大體是因考慮詩律而採用的。不過從偈頌的節奏來看，《大乘寶雲經》的抉擇顯得相當不協調。一句七字原則上分為四字、三字二小段，而且四字又分二字、二字，三字則呈現一字、二字的組合。例如前一首「託生林苑世奇特」裡，這樣的結構很分明。照此原理，把「於道樹下成等覺」改為「菩提樹下成等覺」也許順些。³

此偈前兩句宣揚成佛、降魔兩件大事，但二者之間是否有關連，譯本的表達有所不同。例如《大乘寶雲經》的「於道樹下成等覺 破碎一切眾魔怨」和《除蓋障菩薩所問經》的「坐勝道樹成菩提 警覺摧伏魔力軍」大體很接近，看不出特別表明任何邏輯關係，不像《寶雲經》的「最妙無上勝菩提 坐於道樹下 始悟於正覺 指地以為證 魔怨皆退

散」，靠其中「始」字注明一個時間上的關係——方才成佛，就用手指頭碰觸地面，以致魔軍潰散。不過，這樣的時間順序跟一般敘述此段因緣的資料不同。正好有藏文本的“bdud kyi sde stobs bcom nas sangs rgyas pa”，端賴虛詞“nas”來反應先摧毀魔的軍力，然後才成佛，確定了兩件事之間的前後關係。然而再仔細觀察，就可以發現，只有《大乘寶雲經》局限於兩個動作，亦即「成（等覺）」和「破碎（魔怨）」。*《除蓋障菩薩所問經》*除「成（菩提）」、「摧伏（魔力軍）」外，還多了「坐（勝道樹）」及「警覺」。前者沒有問題，用意在湊足四個音節，讓偈文順暢，跟《寶雲經》的「坐於道樹下」意義一樣。重要的是「警覺」。先說成就菩提，後談打敗魔軍——中間的這個「警覺」要如何安頓？依大部頭的華文工具書，「警覺」一詞最早似乎是釋典上用的⁴，但佛書裡的意思，從已考證出來的背後原文⁵來看，跟現在的用法大大不同：“pratibodhita”含「已被叫醒」、「受過訓練」、「已受教導」、「已被勸誡」義，“saṃcodayati”指「促使」、「激發」、「煽動」等義⁶，而“ābhoga”表達「特別專注或特別考慮到某事物的心理狀態」、「注意、關懷、投入的心」、「特別的用意、提示或教導」等概念⁷。光是根據這些片段資料，顯然不足以斟酌《除蓋障菩薩所問經》的用法該如何理解，必須進一步

對照另外兩個本子。果然不錯，不但藏文本在「菩提樹王下」前有“byang chub mchog sus ...”，且更《寶雲經》此偈先提「（我今歸）最妙 無上勝菩提」，才說「坐於道樹下」。這提供兩個重要的線索：就位置論，《除蓋障菩薩所問經》恐怕移動了「警覺」，把它從偈首搬到第二句的開頭；對原文說，應該跟“bodhi”有關（“byang chub”、「菩提」），而其詞性是名詞，《寶雲經》裡當作「我今歸」的受詞，藏譯本上是“sangs rgyas pa”的對象。當然，後者比較接近原文，因為《寶雲經》困於字數的規範，落入自由發揮空間太大的弊端：偈首的「最勝菩提」跟動詞脫離關係後，補充一個新的動詞「歸」，再加上一個主語「我」和時間副詞「今」，並且對「菩提」的修飾語「最勝」大力灌水，變成「最妙無上勝」，然後把失去受詞的動詞擴大成獨立的子句「始悟於正覺」，且依照傳統故事體裁多出「指地以為證」一句，湊足句數，好讓一個偈頌整齊分為二首。

最後看看本偈頌後半是透過怎麼樣的表達方式來讚佛，就發現跟第一首的差異在於沒有用到譬喻，而且《寶雲經》的表現又很特別，因為單單說「無垢尊」，不像《大乘寶雲經》的「無比具威神」、《除蓋障菩薩所問經》的「持勝無垢光」或藏譯本的“dri med gzi ldan de”，都提兩個意思。《寶雲經》的某某「尊」同藏文的“... de”，換句話說，該本少了「具威神」、「持勝 ... 光」、「gzi ldan」的功德，對偈頌整體的意義來說無非是損失，因為菩薩之所以能夠克服魔的干擾與攻擊，是靠他以威神力呈現的智慧，正如菩薩能證圓滿佛果位的一個根本因素就在於他把所有煩惱染污都徹底淨除。這樣看來，此偈中第三句標誌的特徵分別呼應第一、第二兩句內容。全部的解讀大約是：「我們來這座殊勝的山，因為是要禮敬在菩提樹下摧毀魔軍後成就無上菩提，沒有絲毫雜染而具備威神力的那一位！」

《寶雲經》（*Ratnamegha*）的偈頌中，第一首以菩薩的出生為核心，第二首則論及菩提樹下的偉業，無疑反映佛陀一生的大事。不過到了第三首⁸，只有《大乘寶雲經》的第一句「眾中轉于妙法輪」明確串連前文，提出開悟後弘揚正法的度化事業。其他本子雖然也全部談法，但是不是教法的法而是現象的原理，即藏譯的“chos tshul 'di dag”（現象的這些法則）、《寶雲經》所謂「法相」和《除蓋障菩薩所問經》的「此等理法」，亦即頌文所列三喻——如幻，如陽焰，如水中月。這些形容現象的譬喻，《除蓋障菩薩所問經》與藏譯本一致，分別作「如幻如焰如水月」、「sgyu ma smig rgyu dang | | chu zla 'dra bar」，但是另外兩個本子都有增減：《大乘寶雲經》因為多出轉法輪的句子，所以剩下的字數不夠，只好犧牲一個譬喻，單單說「如幻水中月」，而風格較不拘泥的《寶雲經》變成字數太充裕，先是用「幻化」二字翻譯“māyā”，並補主語、虛詞「世間皆」⁹，接著在「幻」、「炎」間插入「聚沫」、「水泡」兩個譬喻¹⁰，最後用「虛誑」來修飾「如水月」。

譯者選擇的主體不同，動詞跟著有別：《大乘寶雲經》既然是佛「轉」法輪，自是如來「說」法如甲、乙；《寶雲經》出現「世間」、「法相」兩個主語，謂語便表示「都是甲、乙；.....也是這樣」；《除蓋障菩薩所問經》邏輯上以佛為主語，動詞是「覺了」，跟藏文的「誰通達了.....」（“gang gis rtogs gyur pa”）最類似。從整段偈頌的安排可以瞭解這正是第三偈跟前偈關連之所在：第二偈談到成佛，第三偈起則進一步闡述如何證得果位。至於第三句禮敬的對象，譯本分別說「微妙如意樹」（《大乘寶雲經》）、「正智樹」（《寶雲經》）、「最上大福樹」（《除蓋障菩薩所問經》）和“bsod nams zhing rab de”。這些出入中最明顯的無非是藏文本——而且敦煌本已經如此！——經過編輯，把希有、陌生的「功德樹」（“bsod nams shing”）

轉慣成熟悉的「福田」(“bsod nams zhing”)。¹¹當然，另一個難以協調的差異在於該樹究竟是怎麼樣的樹。《除蓋障菩薩所問經》跟藏文本吻合，說「福」；《寶雲經》正好相反說「智」，而《大乘寶雲經》搬出「如意」。也許底本真地有點不一樣，不過從第一偈前兩句跟第三句分別照顧俗諦、勝義諦來推敲，筆者傾向於認同「功德樹」的解讀：一、二兩句以智慧為主，第三句就提出方便，所以整個偈頌大體表達：「我們來這座殊勝的山，因為是要禮敬通達諸法原則上如幻師變出來的幻化，如海市蜃樓，如水裡的月影，本質和顯現的相完全不同，具有這樣深刻的智慧，且像殊勝的功德樹那樣的這位！」

這個理解從第四首偈頌可以獲得印證。¹²該偈譯文十分對稱，而且表達方式跟前一偈相似。例如一、前兩句的動詞，《除蓋障菩薩所問經》還是用「覺了」，藏文則多了前綴，作“gang gis rab rtogs pa”（「誰徹底通達了……」），跟《大乘寶雲經》的「了知」相應，唯獨《寶雲經》裡找不到對等的用語；二、明瞭的對象是種種現象——藏譯本的“chos rnams sna tshogs”、《寶雲經》的「諸法若干種」——，不過由於音律的關係，《大乘寶雲經》分出「世間」¹³、「種種色像」¹⁴，而《除蓋障菩薩所問經》「眾法」前提「世法」；三、諸法的特質用譬喻來表達。

1. 各本譯文分別為「於道樹下成等覺 破碎一切眾魔怨 願禮無比具威神 我等故來到此國」（《大乘寶雲經》）、「我今歸最妙 無上勝菩提 坐於道樹下 始悟於正覺 指地以為證 魔怨皆退散 我今到伽耶 稽首無垢尊」（《寶雲經》）、「坐勝道樹成菩提 警覺摧伏魔力軍 稽首持勝無垢光 故我來此最勝山」（《除蓋障菩薩所問經》）、「l byang chub mchog sus byang chub shing dbang drung l l bdud kyi sde stobs bcom nas sangs rgyas pa l l dri med gzi ldan de la phyag 'tshal du l l ri bo mchog rab 'di la bdag cag lhags l'」（藏譯）。

2. “dbang”，敦煌本作“rung”。

3. 《寶雲經》(Ratamegha) 各個譯本，風格本來相當獨立，但《大乘寶雲經》此處拗口的表達是否透露出譯者參考之前的譯本，是值得思索的問題。
4. 參《漢語大詞典》11.417b。
5. 參《佛教漢梵大辭典》第 1098 頁。
6. 參 Monier-Williams,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 第 668b、1132b 頁。
7. 參 Margaret Cone, *A Dictionary of Pāli. Volume I* 第 314b 頁。
8. 各本譯文分別為「眾中轉于妙法輪 說法如幻水中月 願禮微妙如意樹 我等故來到此國」（《大乘寶雲經》）、「世間皆幻化 亦如沫泡炎 虛誑如水月 法相亦如是 我今來至此 敬禮正智樹」（《寶雲經》）、「如幻如焰如水月 此等理法悉覺了 稽首最上大福樹 故我來此最勝山」（《除蓋障菩薩所問經》）、「l chos tshul 'di dag sgyu ma smig rgyu dang l l chu zla 'dra bar gang gis rtogs gyur pa l l bsod nams zhing rab de la phyag 'tshal du l l ri bo mchog rab 'di la bdag cag lhags l'」（藏譯）。
9. 從義理來看，這個意思就跟原文完全不同，因為經裡本來都強調「如」，也就是說，「幻」等等單單是譬喻。《寶雲經》直接說「世間皆幻化」，反映對有為法基本上不同的認知。
10. 這幾個譬喻在佛經上往往並列。
11. 漢文佛典若干轉慣的例子，煩參拙著《漢譯〈健孛驃訶〉中仙人名試析》（《法光學壇》第一期）。
12. 各本譯文分別為「了知世間如夢等 種種色像如火輪 願禮不動福慧聚 我等故來到此國」（《大乘寶雲經》）、「譬如伎藝人 能現諸權變 諸法若干種 譬如天馬紅 稽首禮不動 功德之伏藏 我今從彼來 敬禮無上尊」（《寶雲經》）、「覺了世法如戲劇 巧現眾法如帝弓 稽首無動勝福藏 故我來此最勝山」（《除蓋障菩薩所問經》）、「l chos rnams sna tshogs 'ja' dang 'dra ba dang l l gar mkhan tshon 'drar gang gis rab rtogs pa l l mi g.yo bsod rnams gter la phyag 'tshal du l l ri bo mchog rab 'di la bdag cag lhags l'」（藏譯）。
13. 這個地方也許參考了《寶雲經》第三偈的措施。
14. 義理上，這會有問題，因為「色像」只是「諸法」的一部分。